

文苑撷英

觅处幽篁来消暑

□钱续坤

炎炎夏日，骄阳似火，炽热的空气仿佛要将一切热情点燃，让人渴望寻得一方清凉天地。先知先觉的文人墨客，或于月下庭院摇扇，或于溪边湖畔漫步，或于寒舍瓦肆闲读，更有人钟情于竹林深处独坐，形成了独特的“幽篁”文学意象，读来既能真切地感受他们的消暑雅趣，还能从中体悟古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。

“幽篁”一词出自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《九歌·山鬼》，全句为“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，路险难兮独后来”，意为“我身处幽深竹林难见天日，路途险阻独自来迟”。该句通过竹林幽深环境的描写，隐喻山鬼孤寂的心境与曲折的情感。据史书记载，屈原在第二次流放期间，曾于楚地桃江（今湖南省桃江县）生活了十余年，其作品中的“幽篁”意象与当地“中国南竹之乡”的地理特征相呼应。后世学者认为，楚地独特的“烟霭万顷，幽篁千里”自然景观，对屈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同时反映了诗人将生活观察融入文学创作的鲜明特点。

将“幽篁”的意境构筑得最为精妙的当数唐代诗人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高雅情趣，描绘了诗人竹林独坐、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，遣词造句简朴清丽，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态，表现了清幽宁静、高雅绝俗的境界。全诗虽只有短短的二十个字，但有景有情、有声有色、有静有动、有实有虚，对立统一，相映成趣，是诗人生活态度以及作品特点的绝佳表述。

宋代的黄庭坚也喜欢“幽篁”的意境，其《题竹石牧牛》云：“野次小峥嵘，幽篁相倚绿。阿童三尺捶，御此老觝觝。石吾甚爱之，勿遣牛砺角。牛砺角犹可，牛斗残我竹。”小山坡上，竹与石相依相偎，牧童挥舞着鞭子赶牛，诗人却叮嘱道：别让牛在石上磨角而伤了石，更别让牛打架踩坏了竹。

文化博览

谚语里的三伏天

□王婉若

“小暑不算热，大暑三伏天。”蝉鸣声里刚泛起暑气的苗头，村口老槐树底下就传开了这句老话。三伏天像个藏不住性子的壮汉，带着“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”的威名，踩着小暑的尾巴就撞进了天地间。那些散落在田埂、灶台、屋檐下的谚语，像撒在暑日里的种子，一茬茬长起来，把三伏天的热、雨、忙、闲都串成了景致。

头伏一到，日头就多了几分劲道。“头伏有雨，伏伏有雨。”农人们瞅着天边的云念叨，要是头伏落了场透雨，整个伏天就不愁墒情。可若是“头伏旱，伏伏旱”，地头的玉米叶就得早早卷起来，汉子们扛着锄头下地时，脊梁上的汗珠摔在土坷垃里，能砸出个小坑。这时候最信“伏天深耕田，赛过水浇园”，正午日头最毒时，滚烫的泥土被翻过来，蒸腾起白茫茫的热气，杂草根须在暴晒下卷成枯丝，“伏天锄地，胜过施肥”的道理，就藏在这一身臭汗里。

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三伏还能种荞麦。”菜畦里的活计跟着谚语走。头伏撒萝卜籽要趁“天凉”，天蒙蒙亮就下地，用手指在湿润的土垄上按出小窝，点上籽再覆一层细沙，“萝卜点在伏头上，大小似秤砣”。二伏栽白菜苗得赶“潮”，清晨带露起苗，傍晚带湿移栽，“二伏栽菜，没雨不来”，要是赶上阴天，成活率能高一成。到了三伏，北方的坡地上常能看见补种荞麦的身影，“三伏种荞麦，只等霜降来”，这些耐折腾的作物，在暑气里扎下根，就能赶在秋霜降临前结出饱满的籽。

中伏的热是不讲道理的，“中伏热得透，立秋凉嗖嗖”成了盼头。“中伏穿棉袄，秋收打赤脚”的老话，是怕这热劲不足。南方的伏天裹着水汽，“三伏天，汗如泉”，刚晾出去的衣裳转眼就湿透，可“伏天的雨，锅里的米”，一场雷阵雨下来，屋檐水流成了帘，菜地里的茄子、辣椒“喝”足了水，第二天准能蹿高一截。雨后的日

这里的竹，不是高高在上的“君子”，而是生活里的一份牵挂——爱竹不必求它“凌云”，能在日常里护它周全，便是最实在的温柔，这正是当时文人对自己超尘脱俗情操的寄托。宋代的张玉娘亦有诗云：“独坐幽篁阴，停绣更鸣琴。叶齐林影密，惟有清风心。”（《竹亭纳凉》）描写了女子在竹荫下停针抚琴，感受清风拂面的闲适场景。

《说文》言：“篁，竹田也。”后世称其为“竹林”“竹园”，泛指“竹子”，与之相关的词语有“修篁”“林篁”“烟篁”“丝篁”“笙篁”“丛篁”等等，并且在诗词中多有反映。唐代诗人杜牧《郡斋独酌》诗云：“溪南回首，一径出修篁。”这两句诗浓缩了诗人对往事的追忆与对现实的疏离，借竹径意象既抒发了政治失意后的孤寂，又透露出坚守本心的志趣，与诗中“平生五色线，愿补舜衣裳”的济世理想形成张力。“参错走洲渚，春容转林篁”，这两句出自“诗圣”杜甫的《入衡州》，尤其是第二句通过林间回荡的舂米声与竹林摇曳的视觉意象，构成声形交融的立体画面，暗示了诗人对仕途坎坷与精神坚守的双重寄托。

唐代诗人郑谷虽然没有借“篁”来指代“竹”，但是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竹的韵味，仿佛一幅流动的山水画，其诗曰：“宜烟宜雨又宜风，拂水藏村复间松。移得萧骚从远寺，洗来疏净见前峰。侵阶藓拆春芽迸，绕径莎微夏荫浓。无赖杏花多意绪，数枝穿翠好相容。”这首诗写作的角度比较独特，既有宏观的描写，也有微观的刻画，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竹的赞美和喜爱，并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赋予竹更高的审美价值。

“高桐深密间幽篁，乳燕声稀夏日长。独坐水亭风满袖，世间清景是微凉。”且让我们吟咏宋代寇准的七律《微凉》，细细品味“幽篁”的优美意境，并结合“琴啸”“明月”“清风”等元素，来体悟中国古代文人“心静身凉”的消暑美学，以及“茂林深篁”与“隐逸文化”的关联。原来，在竹林纳凉早已升华为文人精神超脱的象征。

头更毒，“雨打伏头，晒死牯牛”，晒得玉米叶卷了边，却让藏在穗子里的虫子闷死了不少。

饮食上的讲究全在谚语里打转。“头伏饺子二伏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”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仪式。头伏的饺子得用新麦面，“伏面新麦香，吃了不闹肠”，韭菜鸡蛋馅里滴几滴香油，滚水里煮得鼓鼓的，捞进凉水拔一拔，咬下去满口清爽。二伏的面要宽，“宽面过伏，热不侵骨”，浇上番茄鸡蛋卤，就着黄瓜丝吃，汗珠子顺着下巴淌，倒觉得痛快。三伏的烙饼得厚，“厚饼托鸡蛋，伏天补得满”，饼在鏊子上烙得两面金黄，卷着煎得流油的鸡蛋，配碗绿豆汤，应了“夏喝绿豆汤，郎中绕道走”的说法。

老辈人还信“伏天戴草帽，胜过喝凉药”，出门必戴一顶麦秸编的帽子，说是能“隔三分暑气”。午后歇晌时，摇着蒲扇讲“伏天不热，五谷不结”，说这暑气是用来催熟庄稼的；看见小孩贪凉睡在风口，就念叨“伏天睡石碾，老来骨头软”，赶紧抱进屋里。傍晚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里，瞅着天上的星，说“伏天星密，雨多水溢；伏天星稀，地裂土饥”，盘算着明天要不要去浇地。

到了末伏，暑气里掺了些凉意，“末伏凉，五谷长”成了新盼头。清晨的草叶上凝着露水，“末伏露，好收谷”，谷穗子沉甸甸地低着头，穗尖的颗粒开始泛黄。这时候最怕“末伏连阴雨，损稻又伤黍”，晒场上的豆子刚摊开，就得盯着天收。“伏尽秋来，昼夜凉快”，过了处暑，傍晚的风里有了清爽，老人们说“过了三伏节，夜寒白天热”，却也明白“伏天雨多，秋天粮多”，那些在伏天里盼过的雨、受过的热，都要在秋收里结出果实来。

这些随口而出的谚语，像伏天里的树荫，把日子遮得有滋有味。热也好，雨也罢，都在这些句子里找到了去处，让每个滚烫的日子，都踩着时令的节拍，走得踏实安稳。

谈古论今

闲话“沉李浮瓜”

□刘琪瑞

作家汪曾祺在其散文《夏天》中说：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，下午剖食，一刀下去，喀嚓有声，凉气四溢，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小时候，笔者在乡村生活，也常将桃李、西瓜等物置于竹篮中，用井绳顺入老井中浮着。傍晚取出来，切瓜拣果，色泽鲜艳水灵，入口沁凉鲜甜，食之凛凛凉气升腾，顿觉周身清爽。乡人将此称之为“拔凉”。

古人也爱这一口，创造了“沉李浮瓜”这则成语，也称“浮瓜沉李”，是指将李子和瓜于冷水中浸透再取食，后泛指夏日纳凉生活。这则成语源于三国时曹丕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，其中有“浮甘瓜于清泉，沉朱李于寒水”之句，曹丕追忆与友人、曹魏大臣吴质夏日游宴的场景，通过水冷瓜果、月夜同游等细节，呈现文人雅士避暑纳凉的闲适生活。

李子原产于我国，西瓜则原产于非洲，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，五代时期开始在中原种植，宋代得以普遍推广。因此，三国时曹丕和吴质“沉李浮瓜”中的“瓜”应为其他瓜类。

宋代之后，炎炎夏日吃西瓜才得以盛行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，64岁的苏轼从海南儋州获赦北归，写给曾经的得力助手苏坚《答苏伯固三首》，其中一首云：“位计龙舒为多，大盆如命取去，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。”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一贬再贬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但他依然坚韧不拔，乐观向上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，还追忆与友人浮瓜沉李消暑的快乐生活，其逆境中超然豁达的人生观，令人慨叹。

南宋词人、抗金名将辛弃疾退隐后，消暑遣闲，诗酒旷达，在《临江仙·老去浑身无著处》中云：“试向浮瓜沉李处，清风散发披襟。”诗人于井水中浮起西瓜，沉浸李子，散发披衣，以此避暑消暑。闲居江西带湖（今江西省上饶市城外）期间，他还写有一首《南歌子·新开池戏作》，上片云：“散发披襟处，浮瓜沉李杯。涓涓流水细侵阶。凿个池儿，唤个月儿来。”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，被诗人描绘得空灵而优美。

有浮瓜沉李之妙，还可邀约友朋一起品尝消暑。南宋诗人白玉蟾云游四海，作有《夏五即事》，其中有句：“我有浮瓜沉李约，诸君同上紫霄峰。”紫霄峰俗称摘星楼，邀请友人到人间仙境处浮瓜沉李，消暑度夏，该是何等飘逸快活之事啊！明代诗人邓林在《题四景山水·其二》中云：“水光山色映楼台，浓绿园林绝点埃。我有浮瓜沉李约，隔江人泛酒船来。”水榭楼台映着粼粼波光，正是度夏好去处，邀约朋友隔江泛酒，来此浮瓜沉李，一醉方休。

宋代孟元老在其代表作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写道：“都人最重三伏，盖六月中别无时节，往往风亭水榭，峻宇高楼，雪槛冰盘，浮瓜沉李，流杯曲沼，苞鲜新荷，远途笙歌，通夕而罢。”不仅有浮瓜沉李，还列举了其他多种消暑祛暑之法，更为别致。

更有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，把夏日切“浮瓜”当作人生一大快事。他在批《西厢记》“拷红”一折时，罗列了33个“不亦快哉”，其中有：“夏日于朱红盘中，自拔快刀，切绿沉西瓜，不亦快哉！”老先生把赤日炎炎吃那井水浸透的西瓜，作为精神、感官之真快乐也！不由令人想起南宋诗人文天祥《西瓜吟》里的句子：“拔出金佩刀，斫破苍玉瓶。千点红樱桃，一团黄水晶。下咽顿除烟火气，入齿便作冰雪声。”何其快哉！想那西瓜也该是浸润了淅淅井水的西瓜吧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，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、民俗来历等，来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：zzmjzg@sina.com。